

孟子疏解經卷第六上

117
259
3

孟子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疏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
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
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于祿踰牆之女人之所
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
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飧五章言德
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
斯強之段泄已甚矜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
章言從容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孟子疏

卷第六上

滕文公

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
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
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孟子
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
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
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
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

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
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
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
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
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
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

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

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

何能正人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

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武者孟子言往以齊國景公田獵

招聘其虞人以旌飾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不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為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已者又非招已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為歟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為之况子以為枉尺而直尋乎本其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已而求見於諸侯也以

其見之諸侯但為之狗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為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為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

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竝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為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已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誦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同意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家上氣成樓閣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孟子正義 卷之六 湯古附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
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
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
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

大

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
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
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
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
可以為之大丈夫矣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
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

不運故妾婦以况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
 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人
 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
 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
 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
 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
 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
 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
 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子
 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往女之家
 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遵敬
 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
 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
 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
 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

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道言
 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譏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
 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
 夫從人以順為正者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
 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
 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
 之大道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
 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同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
 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盛行而加之亦不足
 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
 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已則是則妾婦以順
 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景春至革熄
 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
 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
 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
 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
 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

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

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

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

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

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

膾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

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

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

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

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

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疏**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

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

子欲為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

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

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質而行贊者如所

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贊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

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

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

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太急乎曰士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腓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為弔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牲殺器血，牲必殺，故曰殺器血。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仕之國也。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荅之曰：士之進於為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為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

士之為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仕之國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為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荅之曰：夫丈夫之生，乃願為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為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為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而欲為父母，其為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為父母，其於國中之眾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為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為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為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答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簞筥也非其道一筥之食

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

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

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

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美

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

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彼

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

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彭更

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言

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眾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作

孟子疏 卷之八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效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哉孟子又言今有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為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於道其志亦將以為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為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荅之以為有食

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匹

夫執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筐

唯集注本作為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
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

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
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
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克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
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

畏齊楚之國焉

義

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

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而不祀先祖乃答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而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眾往為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葛也是為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為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后来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徯待我君之來言我君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是征二十二國也有彼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為之士女皆以箱篚盛其玄黃之

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
周家也故其君子則實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
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
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
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
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
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黃
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
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
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
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
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
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紹伐之功用
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
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

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
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爲之若也齊楚二國雖大然
何畏之有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
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駘亦引之而證史記亳
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
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
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
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
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
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
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
蓋怨者之辭也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
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
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人爲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註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

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

註

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註

言

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嚙也如此雖日

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

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

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爲不善

註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

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註

如使

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

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統

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

孟子疏 卷之六 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為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不勝答之以為當。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相其子之言，而眾楚人皆咻嚙之，雖曰加鞭撻其子，而求為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闔巷之間，數年之久，雖曰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為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王為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眾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

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

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

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

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凍體

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

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

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

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

不以入邪也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

職亡得其直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

畦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

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
 為臣者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
 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饗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
 墻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
 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
 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
 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
 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
 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
 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
 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見孔子以
 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
 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會子又有云魯肩
 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
 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
 而與之言觀其色報報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
 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

子必荅公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
 義也公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
 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
 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
 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
 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
 禮於我矣必以會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
 侯亦是脅肩諂笑者也是未同而觀其色報報然之
 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報報然之人也
 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畦
 菜畦也是知即園也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
 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
 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
 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
 迷那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

事也。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

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

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

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之言若此類者也。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

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

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為宋國

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

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

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

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攘

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

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

關市之稅。為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

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孟子疏 卷之六 四 及古關

注水下一本無之字

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註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註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註尚書逸篇，水之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

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註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註暴亂也。亂君更興，殘

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汚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竝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奄東方無
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
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

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
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書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

孟子疏 卷之六 湯武開
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公

但一作何

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臣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

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臣**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臣**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臣**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臣**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

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臣**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世

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

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

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

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

時水逆勢而流行汜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

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

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為

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

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我也

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水也故

孟子

卷之六

及古

歸於一不若丁衷之佳使歸于理正文是矣

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汜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為巢窟窟之難於是免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為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圃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僻邪侈作偽之說為姦寇之行又作園圃汚池於是草木滯澤茂盛而禽獸至眾及紂之世又為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為亂之國昔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纘集武王之功烈佑開

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為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為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為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為已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廡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孳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爲此懼又至
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爲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
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克溢掩其仁
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克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
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爲此恐懼乃
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其邪說也楊墨放逐其
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文復自堯至於孔子再
詳總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
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
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
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
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
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辭以

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
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
道者是亦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堯使禹治洪水
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
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
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
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
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
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
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
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
在淮夷之北裴駟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
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
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自奄也
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
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
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仲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
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克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

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

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

孟子疏 卷之十 湯古閣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馘鶖者為哉。

他日異日也。婦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馘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馘馘者為乎馘馘馘鳴聲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馘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馘馘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屨疑辟字一本無屨字

尚能克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此諸巨擘而已

匡

匡其操者至而後

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陵之地三日無食致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蟪蠹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答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克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

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矣以其被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克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

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
 兄之祿為不義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陵
 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陵
 於陵齊之別邑也與曰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
 生餼者乃頰頰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餽餽者為饋哉
 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餼與仲子而食之其
 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餼肉乃疾告之
 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餽餽者之肉也仲子覺為餼肉
 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
 於妻子所辟繡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
 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
 能克為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蜩之性然後可克
 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為廉者
 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為廉士
 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此喻巨擘丘蚓
 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繡繡其廉曰辟練
 繡曰繡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繡布繡也是知為
 緝績練麻也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

孫丑之篇
 亦有說焉

孟子疏 卷之六 漢趙氏註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

孟子疏 卷之六 及古問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克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叟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敘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

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

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為

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

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

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

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言

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

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

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

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

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

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

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之心又有仁聲而

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

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

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

孟子

卷之五

五

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

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為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言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
 義之所具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
 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
 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
 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也
 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
 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
 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
 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
 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
 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之
 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
 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

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
 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
 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
 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
 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
 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
 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也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
 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
 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
 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師曠晉平
 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

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
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
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
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
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
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
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生應
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太呂之徵也丙子
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
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

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
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
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
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云詩大雅板之篇正
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
五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
然為之制法度達
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疏**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

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也聖

者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

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在

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尊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不以舜之

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

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

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

為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
 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
 滅削諡之曰幽厲之君既諡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
 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諡也厲王但止於
 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
 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章其惡固不待為諡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
 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
 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
 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
 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堯舜之為君臣道備正
 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
 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
 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
 堯於羹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桀紂
 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

於是桀敗於有娥之墟湯王乃攻下朔易服色是為
 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於盟
 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
 以為天子以為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
 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
 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
 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
 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大鼓
 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
 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西夷犬
 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

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

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凶惡醉而強酒

註係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人

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主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

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

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

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

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

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為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

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為仁則不

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

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

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

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

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註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

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

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

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接

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

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

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按當自反而責之

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

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註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註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本正則立本傾則蹠固在所敬慎而已註孟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蹠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

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

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
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
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
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
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
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
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
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
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
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孟子曰至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
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
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
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
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
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
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為君不得
罪於卿大夫則為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
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
之德教可以克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
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

孟子 卷之五 湯古閣
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下，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正

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
 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德役大德大德小賢天下無道
 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
 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
 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以
 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
 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
 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

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羞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

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眾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有曰為仁者不可為眾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諡也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諡曰景地近荆蠻故註云蠻夷也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

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註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鬯詩大雅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熟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

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

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為可

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

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以見上篇說

同皆由於已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
 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
 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
 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
 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
 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
 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
 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在
 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
 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
 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
 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事
 然後人從其侮慢之家自為可毀之事而人然後從
 人從而毀讎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龜云如臨
 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
 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疏 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三平之文也 齊論不

孟子疏 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三平之文也 齊論不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箪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孟子疏 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三平之文也 齊論不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鵙者鷓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註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陂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陂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註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

註孟子曰桀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

孟子疏 卷之七 湯之得
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
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
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
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
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
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
矣。故為淵而鰍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鰍為之鰍矣。
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鵲為之鵲也。
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
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
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鰍為淵鵲為叢
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
國君欲為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
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
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
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
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

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
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鵲，獺也。
鵲，土鵲也。正義曰：桑釋名云：獺形如貓，居水食魚者
也。獺，獺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
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
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曠，空也。舍，縱也。哀傷也。弗，由也。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
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

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

日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之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

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

孟子曰

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

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稱矣此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資於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己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

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註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

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哀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註孟子曰至必為政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

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

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

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

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

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

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

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

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

也註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

養老盡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
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

○

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

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諡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曾中正則眸子眊焉

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孟子曰。子瞻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子瞻子。眸子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言人曾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曾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曾中眸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矇。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

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淳于髡

曰：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

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

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

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

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

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

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

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

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

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

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

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

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國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國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國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

一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
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

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

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也人

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已之身為大也不失其

不為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狗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

之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也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之也惟大

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

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

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

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

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懼

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贍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

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

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之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孟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為於我而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

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

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

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如此。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誦道以從人之謂也。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註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疏 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

也。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

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

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

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

猶告也。**註** 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

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註**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註** 禮義之實，節文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註**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

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

哉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克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

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能順乎親不可以為人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

無目曰瞽 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儆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孟子疏 卷之二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竭十八章言禽獸俱
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息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友取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
九章言往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入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註**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鄆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註** 孟子

孟子疏 卷之二 曰至

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鄭國水名也。言子
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漆洧孟子曰惠
乃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
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漆洧然而不知行其
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中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
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
俗作杠從水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
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
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
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
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
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徒杠成於十
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
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

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子產鄭
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
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
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漆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
案地理志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
入于洧則知漆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
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
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孟子疏 卷之八 湯古閣
如則可以為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國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隋會犇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國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國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之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

孟子疏 卷之十一 禮記 祭義 為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博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過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為哉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

如華元犇晉隋會犇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犇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犇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犇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隋會犇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犇秦隋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鸚鵡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

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犇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

孟子疏 卷之十一 禮記 祭義 及古曷

孟子曰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鸛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眾仁義，是上為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

云：上為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弗為之也。
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
 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
 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賢者棄愚
 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
 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孟子至不能以寸
 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
 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
 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
 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
 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其不中
 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
 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
 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

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中者履
 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
 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
 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
 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
 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不為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也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
 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
 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
 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正義曰此章言好
 言人之惡殆非君

孟子曰：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其重者

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可以必信，所行，不可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盼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大事也。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踴躍哭泣哀以送之，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

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

與之妙者，是故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已之所自有

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

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

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及古聞

孟子曰
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
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
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
索之不得使契誦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
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
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誦有待
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
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
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
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
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

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
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
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
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歧邑是
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正義曰至未之有也
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
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
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
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

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

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久也故君子恥之國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章

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

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道於水

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

仲尼獨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稱於水者

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滾而流不舍晝夜是流

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

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

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

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

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

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

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

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

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

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

獸之心者，卽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

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

從之。若決江河而不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

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

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

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

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

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

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

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聖道而未至，未之見。

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聖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國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國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國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

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

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

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

不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歧而及，而不為狎者矣。

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

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

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

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

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

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

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

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

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

孟子曰
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
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
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
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
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
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
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
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
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
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
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
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

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

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嚙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衰敗之書於其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檣杙，以其所載以記罷凶之名，故以因名為檣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

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衰敗而衰敗之意，則寓於一言耳。云乘為乘馬之事，檣杙為罷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得述。云檣杙罷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杙饕餮，四凶其言檣杙，乃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檣杙。杜預云：檣杙，鬻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終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
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
君子之澤至乎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
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
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
我未得為孔子徒者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未
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未
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
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
也淑善也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
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
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
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

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正義曰此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
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
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孟子疏 卷之八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遠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

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庖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

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僻，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禮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
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禮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
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
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
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於是反
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

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
蒙殺羿。宜若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
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答鄭國之君使子
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
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
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
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
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其御僕乃問庾
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
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
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
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
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人。言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
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

孟子政
卷之六
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
[註]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
[註]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繼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註]西子古之

待一作侍
善一作治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註]惡人醜類者也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註]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
[註]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人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

孟子流
卷之六
四

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栝棨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生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

生恐性一本作性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也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

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

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

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

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是則為性矣

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

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本

是入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

孟子疏 卷之六 汲古閣
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
本性之自然，所以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
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
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
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
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
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
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
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
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
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
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言
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
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
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
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
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為
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

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以杞柳為栝棬，正義曰：經
之告子篇文也。☉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
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
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孟子 卷之六 汲古閣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驪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驪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

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心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
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眾人者，以其存心與眾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

孟子疏 卷之九 湯古閣
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爲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爲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爲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爲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爲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爲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爲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爲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爲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

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爲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爲，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爲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爲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

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

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爲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爲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後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爲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爲民之急也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爲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爲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爲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爲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

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為疎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於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

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
 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
 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
 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
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
 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公都子曰至
 矣正義曰此章言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
 以責已眾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
 子曰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
 謂孟子曰章子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乃
 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
 俗之人所謂為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
 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
 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
 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

孟子 卷之十一
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

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盍何不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夫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為會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會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

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畱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

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於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國之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畱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若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

年

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畱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羈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

也。羈，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一本下用字上有言字

從外來驕其妻妾

註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註**由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註**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

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

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語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妾共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